# 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
218

12
門 口
神 卷

書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

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正是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盡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書蔡氏傳輯錄纂註序

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
考之古可見已黃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
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
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周之盛非適然也人
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
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
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事當虛乎
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
惟聖賢能盡之惟帝王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
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

興往者可鑒矣惜夫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
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
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其蘊奧哉至宋諸
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
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峯
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
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於勉齋黃氏槃澗董
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釋經緒論多出朱子迺取
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録於其次又增纂諸家
之註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
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



之要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緒闕傳註盈溢充斥衆
寶眩瞀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
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撫拾不遺闕
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
設也噫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況
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
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
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
之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
己未後學鄱陽董鼎謹序



通志堂

# 書序

##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壞圖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 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曰宅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下碧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少頴謂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今案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云云接禹謨則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云云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



芸閣呂氏

鄧世維

此蓋史氏舊文也又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帝傳之文與今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始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之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臣按蔡氏逐云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丘言九丘也人傑道夫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矢陳也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皐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不可如此也他皆倣此某氏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陳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陳氏經曰隨方列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臣按蔡氏逐云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丘言九丘也人傑道夫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皐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屬帝舜申之之說亦當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皐陶矢厥謨即謂皐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皐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荅曰尚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尚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呂氏曰先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即所以導水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　○太康

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經文已明此但疏贅耳下文不註者倣此

碧梧馬氏曰五子作歌之由史臣元載詳矣書序本自爲一篇安國引以冠篇首予謂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爲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予至五子歌旅獒之類復加以序之云云則爲贅矣所冠之序是非蓋相半也○愚謂五子作歌可也作五子之歌者又誰歟○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以經考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湎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新安陳氏曰廢時失分至之節亂日紊甲乙之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新安陳氏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也○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元都亳帝告疑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土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誠有



徳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徳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陑言升自陑先儒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問湯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如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理會縱得些肉亦能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

蘇氏曰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先生曰固當然可學已林氏曰誓而後升陑戰鳴條非如甘誓牧誓臨陳誓戰地也序蓋以爲戰時誓非矣○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安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安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以爲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存耳唐孔氏曰疑至臣扈二臣名程子曰湯以爲國社屋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張氏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遷者忠厚之仁新安陳氏曰孔註謂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之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商社所以寓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伊川之說蔡氏正不必辨○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

厥寶玉誼伯仲伯作與寶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
孔氏曰雉走保三朡與寶國之常寶也唐孔氏曰雉載寶而行棄於三朡葉氏曰非貪其寶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異爲寶可知矣陳氏傅良曰寶玉夏后氏之璜也張氏曰二臣○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蔡注李氏舜臣曰湯未及國而歸自湘而害新政故亟開釋之若曰是役也順天命應人心不遑不殖宮賞與賢共之非貪一世之利爲己私此心彰信久矣無以慙爲也王姑置是念日新厥德云云否則何但止於一慙哉廣哉斯言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非取仲虺之言而誰歟○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蔡注新安陳氏曰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與天下更始序意欠明馬曰谷單爲湯司空孔曰明居民之法未知是否○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之



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於湯廟故稱祗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也蔡注孔氏曰湯沒而太甲立成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成也新安胡氏曰案湯後有外丙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合孔註失子孟子集註亦云一說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祗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蔡注新安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百不通胡氏曰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也薛氏曰太甲終不變則伊尹如之何曰太甲之變天所與也尹安得私而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焉此所以爲伊尹○思謂伊尹營桐宮爲太甲居憂之所耳序則曰伊尹放諸桐豈可以成湯放逐於南巢例之乎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亦此序啓之也○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亳祭單
蔡注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蘇氏曰祭單訓伊尹事猶曹參隨蕭何規也○陳氏曰訓伊尹事以伊尹事沃丁也○李氏舜臣曰自穆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而伊尹周公之葬獨紀於書○伊陟相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

四篇○大戊賛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蔡註 汪氏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
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爲福應以不德則爲禍○釋文穀楮也○孔氏曰賛告也
原臣名○新安陳氏曰咸乂者以巫咸能乂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
案史記亳有桑穀之異大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遂修先王之政早朝晏
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之此數篇之意略可想見矣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蔡註 新安胡氏曰仲丁大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
大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於朝七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囂
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盤庚
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序遂曰盤
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猶庚之
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
囂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高宗夢得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作說命三篇 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
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於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
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傅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



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
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
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經文肜日而序
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雊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雊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
典祀無豐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
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蔡註 孔氏曰耳不聰之異○胡氏曰孔謂耳不聰使雉
在鼎足爲足不良乎劉謂鼎象三公小人將居公位
則用傳說其小人歟○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
伯戡黎 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
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
意 蔡註 泰氏曰周人乘其勢以戡之戡如左傳戡定禍亂曰武○愚謂祖伊
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命者不至耳初無怨於周而曰殷
始咎周何也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蔡註 愚謂錯亂也如孟子所謂逆天○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
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吾眷君也張子曰此事閒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

誤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貪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一至於此哉 愚謂泰誓三篇非一時一所所作序謂作於一日豈理也哉 ○武王

## 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

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新安陳氏曰一車兩輪故一乘車爲一兩戎車三百兩兵車三百乘也輜車自在兵車之外纔言戎車則必有輜車蔡氏乃謂二車故謂之兩誤矣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愚謂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爲此序歟孟子蓋亦本於此歟

##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

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吳氏曰或以歸馬放牛爲歸獸非也史記本紀固亦作歸狩當以狩爲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克殷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未見意也 江彝史問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先生曰據史記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卓又曰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於旌恐未必如此又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粗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去斫他頭來梟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做得也是有未盡處所以東坡們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又問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何不立之而必自立先生不答 義剛 孔子曰不放而庚一名祿父紂子以爲王者後○程子曰武王不曾殺紂紂自殺也武王克殷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殺紂自焚也武○王氏炎曰紂死而武庚不立箕子必不從武王歸序述其始末以明箕子歸周之意○呂氏曰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於天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歸以字當深玩箕子自言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言我不顧行遯其無臣服歸周之意久矣曰以箕子歸見箕子不欲歸以箕子歸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盡範疇王未嘗踰其不欲歸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篇亡

二十一年四

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杜註謂明德之分器也○胡氏伸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矢之類皆分器也序單言宗彝惟以其孝也器以祭器爲重故即宗彝以該其餘稚圭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稚圭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獻貢也乃知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亡

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伯旅陳也○李氏杞曰巢今無爲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軍巢縣即其地也其曰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商封爲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尚蹈商之覆轍則其朝又未可保旅巢命中必有戒飭之意如孔氏之言武王自稱威德以命之耳如齊桓所以語楚屈完者適足致完之有辭武王必不如此陳王之教命以命巢伯而已○武王

有疾周公作金縢篇亡

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實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

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義人誥天下○呂氏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封於宋爲湯後

公所行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黜殷命絕其爵也殺武庚誅其身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

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名一穗兩合爲一

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之所致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以禾歸周公又稱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唐孔氏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未必肯歸禾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也禾者和也天地之和氣所生也後世同穎之禾蠁名嘉禾由此○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見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金縢啓也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誠上通於天也心與天通感應如響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

梓材 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考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耶○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蔡註 新安陳氏曰召公告王序全不言簡略之非詳見本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蔡註 新安陳氏曰序只說得呈來以圖及獻卜以前後未能盡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遷殷頑民在作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合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蔡註 新安陳氏曰書中略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摹皆序之所合盡刪○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 蔡註 孔氏曰成王即



政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

攻淮夷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

即政之年復叛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史記作薄姑 蔡註 孔氏曰蒲姑齊地徙近中國教化之○呂氏曰淮夷與奄成王時蓋皆再叛大誥東征淮夷叛矣此序復云多士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又云可見也將遷命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也○李氏和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視毖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也○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耶 蔡註 新安陳氏曰序言王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小序贅矣○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賄路也義未詳篇亡 蔡註 蘇氏曰東夷即淮夷也在周爲東○孔氏曰肅慎東北遠夷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爲王卿士○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 蔡傳 豐○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武王葬於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與序不相合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蘇氏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以遷奭○呂氏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喪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附於文武也 ○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蔡傳 葉氏曰分正東郊猶言分陝○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爲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爲之正長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 **成王將崩命召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口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 ○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亦用其例謬矣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蔡傳 附見武成篇 蔡傳 新安陳氏曰案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一句文義難通必有闕誤孔傳似爲



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 ○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六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曾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平下篇亦然 ○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明但增一夏字白古刑辟之制豈專爲夷狄不爲中夏邪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老荒耄惑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老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蔡傳 陳氏大猷曰呂字爲句疑有闕文 ○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授抑賜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 ○ **贊作文侯之命** 蔡傳 孔氏曰以圭爲柄謂之圭瓚○唐孔氏曰圭瓚副焉○新安陳氏曰成王以秬鬯錫周公故作洛之餘見西周所以盛平王以秬鬯錫文侯於鄭洛之始見東周所以變蓋以我周東遷於晉爲依己位苟定不啻足矣能事畢矣錫秬鬯可以成王待周公考待之矣○愚案戎曰賜圭瓚然後爲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今賜圭瓚則文侯自爲鬯矣是天子之禮也賜弓矢則文侯專征伐矣是天子之權也禮與權既去豈復知有天子乎周室陵夷實自此始愚竊謂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書但曰秬鬯一卣而序乃曰秬鬯圭瓚使誠出於天

子則惟器與名不可假人肯自增圭瓚於秬鬯之下乎詩之彤弓亦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前則商王受以賜西伯後則周襄王以賜重耳正以晉文能繼文侯之業也似不必議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徐戎也 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謂寇已至東郊而閉函谷關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以經文意考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 新安陳氏曰穆公名任好襄公名諱之唐孔氏曰崤晉險地在弘農澠池秦鄭路經崤關而東禮征伐朝聘過之則必遣使假道事詳見左傳僖三十二年 ○歸軒鄒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厥非孔子筆削之例

書序

後學 成德 校訂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録纂註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氏曰伏犧風姓以木德王則太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也籍書籍也 楊氏易傳曰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爲三三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世草書天字作乏即三也 ○新安胡氏曰黃帝時始有字則黃帝以前皆無字也今則有之者文籍既生之後而作也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

大訓 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
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姓姬氏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
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
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
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
號也以木德王 辨錄 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先生曰無處理
會當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帝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而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却無顓頊高辛之數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義
剛問同前先生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帝以羲農黃唐虞作五帝云據易
繫辭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 纂註 愚謂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則云
包羲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包羲以前且未
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目伏羲
至堯舜八聖人者固皆主宰天下之帝也而以其道之大則羲農黃又謂之
三皇其實一也少昊以下爲君莫盛於堯舜故書惟取二典堯舜以前立法
蓋始於伏羲故易兼言五帝而黃帝亦曰帝皇之與帝初非本有定名而不
可通稱也王氏曰君天下之號有三皇言大帝言諦王言公不過以殊徽號
而非有所優劣也惟邵子經世乃有皇帝王霸之分
然亦以論其世耳朱子曰當且依孔安國斯言盡之

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



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
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
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纂註 唐孔氏曰丘索
不知在何代故

自總言帝王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
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
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
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
受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
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

衍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夫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旣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案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



今亦不必深窮其說也

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少昊顓頊高辛有何不可便刪去此皆不可曉也道夫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儒用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與下民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云于書難曉者只是當時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人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廣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而敎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蔡墨畢命微子之命若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所不曉也今人之所曉者未必當時之人識其辭義也道夫淳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看先生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擇之說艾軒以為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甚物事今風俗不喚作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冏命之屬乃當時與鄉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者今但曉其可曉考其不可曉者則闕之可也



唐孔氏曰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上尊先祖故曰先君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云周末職方即周禮也

○愚案陸氏以六體分正關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為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為攝然古之為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辭之達意而已豈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孔氏以大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六字名篇合其類則是亦正也何以攝為至若唐孔氏以征貢歌範足為十例亦不必從善乎林氏謂讀書在求帝王之心以充修齊治平之道體例安足言哉

## 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秦國名始皇名政幷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五年坑儒在三十六年頻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去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唐孔氏曰秦紀始皇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三十五年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多誹謗者秦惠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案今冬月種瓜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冬瓜有實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

伏幾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槧以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伯魚鯉生伋子思伋生白子上白生求子家求生箕子京箕生穿子高穿生慎子順爲魏相愼生斛爲陳涉博士斛弟騰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騰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新安陳氏曰案斛騰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駙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

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爲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顏師古曰鄭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者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案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睹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

所慕尚敬曰尚書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

會 唐孔氏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之所加也尚訓爲上○夏氏曰此上代之書爲後世理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壬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
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
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
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
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
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

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老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未來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

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大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嚳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因論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卒平易易曉或者以謂伏生口授欠了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沈儐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言掇其言取其與已意合者則入之耳儐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伏生口授如何荅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揩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

集錄

孝經論語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朝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孝經論

治為官也聞金石絲竹之音懼其神異乃止不敢壞宅○或曰孔子子孫雖遺壞宅而不廢禮樂之常如漢兵欲屠魯而猶聞絃誦聲共王所以有感而不壞宅也○馬永卿問劉元城曰前漢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尚書非古文也先生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為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 承詔為

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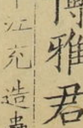
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

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

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

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案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子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不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考焉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

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義則又曰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庶尚書孔安國註某疑決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麤處決不如此困善也亦非後漢文章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鄶一時人所為廣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義剛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泳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傳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比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此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禪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大抵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廣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間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各務幸和又曰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



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與行符厭咎為賊今人盡惑天年傷性者皆是也以蠱巫二所為故曰巫蠱○元城劉氏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尚書是也○林氏曰孔傳或遭巫蠱而不出杜預註左傳皐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凡所舉書出二十五篇中皆指為逸書實未嘗逸也賈馬鄭服

亦皆不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五十八篇方備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本也○愚案世傳古文尚書呂汲公跋謂天寶前本字多奇古與蔡傳及諸書所引皆合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今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案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艱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檃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者也 碧梧馬氏曰案孔傳所言則古文書其經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秘其傳則遭巫蠱而不復上聞藏之遍志堂

私家者也以其未立於學官是以經伏而傳不行於世耳是則所謂古文書豈惟太常逸簡亦未嘗不在王官也劉歆移太常書所謂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者是也中秘書非世儒所得見宜乎後之引古文書者皆不得其真若杜卓趙註諸書所引皆指爲逸書也如是幾七百年而後傳斯文之興喪可畏哉

今案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後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



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者云

欽定四庫全書



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孟子所謂自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於刪訂定書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於此所以斷自唐虞訖於周而百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爲微精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恢廓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互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皐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

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
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書



書蔡氏傳輯録引用諸書

語類　文集

四書集注章句或問　詩集傳

通書解　楚辭集註

周氏僩録師說　楊氏與立集語略

黃氏士毅集書說　湯氏中集書說

葉氏士龍集紫陽格言　黃氏大昌王氏炎集武夷經說

董氏夢程理篡大爾雅通釋　董氏鼎尚書集義

陳氏大猷尚書集傳　真氏德秀讀書記

葉氏絅翁四朝聞見録　名儒傳道精語

輯録所載朱子門人姓氏

李氏 方子 果齋
正叔 昭武
廖氏 德明 槎溪
子晦 延平
王氏 過 拙齋
幼觀 番易
楊氏 道夫 仲思
吳氏 雉 和仲
李氏 閎祖 守約
林氏 學蒙 正卿
黃氏 士毅 子洪
方氏 士繇 伯謨 並莆田
鄭氏 南升 文振 潮陽
沈氏 僩 莊仲

陳氏 淳 北溪
安卿 臨漳
董氏 銖 槃澗
叔重 番易
范氏 念德 伯崇
童氏 伯羽 輩卿
劉氏 砥 用之 並建安
何氏 鎬 叔京 並昭武
林氏 夔孫 子武 並三山
鄭氏 可學 子上
楊氏 至 至之 温陵
葉氏 賀孫 味道
周氏 僩 伯莊



徐氏 寓 並永嘉
居父
潘氏 履孫 坦翁 金華
賓氏 從周 文卿
湯氏 泳 敬叔 並鎮江
余氏 大雅 公晦
滕氏 琰 新安
德粹
包氏 顯楊 道盱江
甘氏 節 吉父
黃氏 營 子耕 豫章
吳氏 必大 伯豐 並臨江
胡氏 泳 伯量

潘氏 時舉 天台
子善
輔氏 廣 嘉興
漢卿
林氏 礪 並廣信
耒之
郭氏 友仁 淮安
德元
陳氏 文蔚 並廣信
才卿
孫氏 自修 宣城
敬夫
黃氏 義剛 毅然
吳氏 琮 並臨川
仲方
張氏 洽 元德
楊氏 長孺 廬陵
伯子
呂氏 燾 德昭

周氏 謨 舜弼 並南康
李氏 儒用 仲秉 岳陽
蔡氏 悤 行父
黃氏 卓 先之
曾氏 祖道
陳氏 仲蔚
[redacted]氏 庚
纂註引用諸書
爾雅
家語
春秋左氏傳
公羊傳
詩疏
史記
南史
說文
玉篇
纂註引用諸家姓氏
孔氏 安國 子國 古註
伏生 勝 五行傳
劉氏 向 子政
孔氏 光 子夏
穀梁傳
禮記
漢書
地志
釋文
廣韻

萬氏 人傑 正淳 興國
龔氏 蓋卿 夢錫 衡陽
林氏 賜 聞一
符氏 敉 舜功
李氏 處謙
胡氏 叔器
[redacted]氏 任道
周禮
老子
國語
孔氏 穎達 仲達 註疏
賈氏 誼
夏侯氏 勝 長公
揚氏 雄 子雲
法言

馬氏 融 季長 訓解
高堂氏 隆 升平
王氏 弼 輔嗣 易解
皇甫氏 謐 士安
顏氏 師古 籀
史註
柳氏 宗元 子厚 文集
胡氏 旦 解說
歐陽氏 脩 永叔 泰誓論
陸氏 佃 農師
王氏 安石 介甫 全解
蘇氏 軾 子瞻 全解
沈氏 括 存中 文集筆談
家氏 復禮 經說
陳氏 鵬飛 少南 全解
蔡氏 元度 全解
張氏 綱 彥政 全解
王氏 十朋 龜齡 梅溪 全解
陳氏 傅良 君舉 止齋 書抄
薛氏 聲明 全解
胡氏 伸 解義
張氏 沂 經說
李氏
鄭氏 玄 康成 訓解
賈氏 逵 梁道
王氏 肅 元雍 訓解
顧氏
李氏 白 太白 文集
劉氏 禹錫 夢得 文集
顧氏 臨 子敦
劉氏 敞 原父 經說
范氏 純仁 堯夫 雜著
蘇氏 洵 明允 老泉 洪範論
蘇氏 轍 子由 經論
孫氏 覺 莘老 全解
葉氏 少蘊 石林 全解
王氏 日休 龜蒙 全解
張氏 九成 橫浦 全解
宋氏 遠 孫仲山 靜吉 語錄
林氏 之奇 少穎 全解
夏氏 僎 元肅 柯山 全解
張氏 庭堅 才叔 經義
上官氏 公裕 解說
張氏 景 晦叔 書說
李氏 樗 迂仲 詩解

| | | | |
|---|---|---|---|
| 潘氏 衡 | 書說 | 高氏閎 | 經說 |
| 彭氏 汝礪 器資 | | 劉氏 一止 行簡 苕溪 | 經說 |
| 馮氏 時可 當可 | 易說 | 唐氏 聖任 | 全解 |
| 張氏 震 眞父 | 小傳 | 姜氏 如晦 月溪 彌明 | 小傳 |
| 程氏 大昌 | 禹貢論 | 史氏 伸午 正父 | 書說 |
| 劉氏 貞 子有 横舟 | 講業 | 史氏 漸 鴻漸 | 書說 |
| 鄒氏 補之 | 書說 | 李氏 子材 謙齋 眉山 | 全解 |
| 陳氏 經 三山 | 全解 | 陳氏 梅叟 永嘉 | 書說 |
| 鄭氏 景望 永嘉 | | 鄭氏 永嘉 | |
| 陳氏 賓 | 經說 | 張氏 文蔚 | 經說 |
| 韋氏 默 思正 | 全解 | 侯氏 庫 | 經說 |





| | | | |
|---|---|---|---|
| 葛氏 興仁 | | 成氏 申之 眉山 | 集百家傳 |
| 吳氏 柽 十老 | | 馬氏 子嚴 古洞 建安 | |
| 陳氏 大猷 新安 更齋 | 集傳 | 吳氏 泳 鵝林 | |
| 蕭氏 滋 | | 任氏 淵 | |
| 朱氏 方大 | | 施氏 | |
| 徐氏 | | 楊氏 | |
| 孫氏 | | 曾氏 | |
| 周子 恃 頤 茂叔 濂溪 | 通書 |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 經說遺書 |
|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 正蒙理窟 | 邵氏 雍 堯夫 康節 | 經世書語錄 |
| 司馬氏 光 君實 涑水 | 文集 |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 |
| 朱氏 震 子發 漢上 | 易解 | 范氏 祖禹 淳父 太史 | 講義解說 |

呂氏 大臨 芸閣 經解語錄
劉氏 安世 元城 語錄
胡氏 宏 仁仲
呂氏 祖謙 東萊 書說
王氏 炎 晦叔 雙溪 全解
蔡氏 元定 西山 洪範解
董氏 夢程 介軒 雜著
鄒氏 近仁 歸軒 禹貢集說
魏氏 了翁 鶴山 師友雅言
余氏 九成 三峯 書說
程氏 若庸 徽菴 講義
董氏 夢程 介軒 集義
呂氏 祖謙 東萊 文集語孟解
楊氏 萬里 誠齋 易傳
李氏 舜臣 隆山 小傳
黃氏 榦 勉齋 書說
李氏 燔 雲莊 讀書記
程氏 寘之 一山 答紫中行問
滕氏 和叔 新安 尚書大意
張氏 行成 觀物 經說
張氏 栻 南軒 文集語孟解
胡氏 安國 文定公 春秋傳
胡氏 宏 仁仲 皇王大紀
胡氏 銓 澹庵 文定公 建安 春秋傳
胡氏 憲 原仲 白雲 東陽 尚書叢說
胡氏 一桂 庭芳 雙湖 新安 書說
胡氏 方平 玉齋 新安 書纂言
胡氏 一桂 庭芳 雙湖 新安 書說
胡氏 炳文 仁山 金華 尚書通旨

余氏 鍈 實翁 脩水 曆象管窺 牟氏 應龍 成父 陵陽 九經音考
王氏 道 泖水 書傳音釋 鄒氏 季友 普昭 番易 書傳音釋

建安後學余 安定 編校



朱子說書綱領

後學鄱陽董 鼎 輯錄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大者則又採合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通鑑紀事本末

後序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

公孔孟都只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閒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恐人自不子細求索之耳須是量聖人之言是說箇什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書說

尚書初讀甚難似見於已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已 書說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聱牙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皐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謨



先生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先生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稍雅與亦須略解若如盤誥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 可學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胷他書亦須大心胷方讀

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了得 箇

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曰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



成業次終不濟事 格言

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 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 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 時舉

尚書前五篇大槩易曉後如甘誓胤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肜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

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說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昨日嘗語子上滕請問先生復言大略如昨日之說又云如微子洛誥等篇讀至此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可學

問書當如何看先生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時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時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謙

問某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若以諸家之說勉強解去亦說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如此等處只得姑存之如何先生曰漳州所刻四經書序有通說（合潘子善○通說散見孔序以待能者下傳中及今案漢儒云云一段）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考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疇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卓

陳安卿問書何緣無宣王書先生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義剛

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計較必求赫赫之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做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答潘文叔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先生曰某今無工夫道夫曰先生於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先生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都碎讀了所



以曉不得某當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道夫

諸經皆以註疏爲主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學校貢舉松議

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註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頴說召誥以前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才老禆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試并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

答或人書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初道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註疏外當看蘇氏
陳氏解先生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
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說
得通至別段便說不通不知如何必大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
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此處
後來人解書則又却須要盡解廣
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
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
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間有



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
也記得其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上兩篇可
併考之答李時可
必大問尚書欲裒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
程陳林少頴李叔易十餘家解訖却云便將衆說
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
看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
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
篇周公不過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
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必大
或問諸家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吾曰然

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廣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學蒙
問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
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鬧熱某嘗問伯恭書有
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却云
果有難通處今只是強解將去耳道夫

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余曰書之文誠有不可
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
告予者雖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論之使讀者知求
伯恭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庶幾得其所以書矣書
東



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
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某亦不敢強解伯
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
高處却是太高所以不肯闕疑葉紹翁四朝聞見録

李丈稟白書解且乞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先
生曰書解甚易只等蔡仲默來便了禮書大段未
也淳

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貫通猶
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
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
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

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今分明耳 與蔡仲默帖



書蔡氏傳斬錄纂註凡例 抗 淳祐經進本錄朱子與蔡仲默

一案久軒蔡氏帖及語錄數段在前今各類入綱領輯錄內以便觀覽

一是書以朱子爲主故凡語錄諸書應有與書經相關者靡不蒐輯倣輯略例名曰輯錄附蔡傳之次或有與蔡傳不合及先後說自相同異處亦不敢遺庶幾可備參考其甚異者則略之

一朱子語錄諸書有總論一經及雜舉諸篇難以分附各處者別爲綱領一卷置之帙首亦讀是書者所宜先知

一增纂諸家傳註或推蔡氏所本或發其所未盡或補其所不及大約以經文爲序訓詁居先釋經義者次之疏傳義及釋音又次之已說處未名曰纂註以附於輯録之後

一增纂諸家之說或節取其要語其有文勢未融貫處與夫辭旨未條暢處倣集註例頗加檃括并用其意足之

一輯録纂註中多折衷歸一者其或同異並存與姑備一說處善讀者詳擇焉

一經文音釋大槩如陸氏釋文其有與古註異處讀蔡傳可知亦有間見蔡傳及輯録纂註中今只於傳内除文理旁音不可求者案諸家字書反切附註焉

一諸本蔡傳脱誤字句今依二程氏本補正凡五十餘處

書卷第一

#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纂註】陸氏曰虞書十六篇十二篇亡○夏氏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

## 堯典

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纂註】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爲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謂如土之堯然而高也舜只是花名所謂顓頊舜華之舜也無意義禹者獸跡今說文篆禹字如蜀跡之形若死而以此爲號也無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云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虞儀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精語【纂註】呂氏曰二典與他書不同如易之有乾坤○丌巨基反說文云下基也○愚案篇題下每書古今文

有無者孔壁伏生二書之
分耳非以字畫言辭論也

#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 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則文也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集注】曰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敘起　林少穎解放勳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屬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故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箇孫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



箇字獨將這箇敬爲首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格言
堯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
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之聖亦從這下來語略潛子善問欽明
文思其謂恐當從去聲讀爲是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
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廣允恭克讓從張綱說
謂信恭能讓作書者馬永卿錄劉元城語曰堯典下當爲粤若稽古粤若發語之辭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馬曰
粤若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也稽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案藝
文志註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字一句秦恭字
延君見前儒林傳○孔氏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呂氏曰散而在外
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芸
閣呂氏曰君子莫不有是德惟堯爲能安安故其欽也明也文也乃不勉而中
思也乃不思而得所謂安而行之格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
而無間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
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
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廣顯道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註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先生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至緦麻小功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先生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外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外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有所盡宗族圖可見人傑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　九族且從古註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以爲民或以爲百官族姓亦不可考姑存二說可也廣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周佛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是說百官族姓處處問堯典平章百姓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官百族姓後有百姓不親于百姓佛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爲百官族姓後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斡章百姓宜美風俗斡章即平章也過欲云族姓亦不可不明先生只曰未曾如此思量平章百姓只是織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人傑又曰昭明只是與他分別善惡辯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論忠恕一貫曰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大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裏面發出來方曾如此　孔氏曰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夏侯氏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歐陽同○唐孔氏曰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丁殺旁殺而親畢矣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王氏曰親者親之也睦者交相親也○唐氏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也○陳氏大猷曰於如詩於穆之於蓋神化之妙難以形容與



直言變者氣象不伴矣○眞氏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此帝者爲治之序也先言明俊德謂堯自明其德後言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與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新安陳氏曰大學傳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證據顯然孔註之非不辯而明矣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此章自司馬溫公始說見稽古錄朱子從之眞氏又揭此章冠大學衍義一書且斷斷然以爲大學之宗祖至論也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以親九族至時雍皆推此德之大用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傳謂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即指此爲放勳帝德之用無所不至者即功動之無所不至者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

##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丙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德明羲其說詳見下文　義和即是郁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義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說相兼其義始備　曆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廣

月所會之辰十有二正月會亥辰爲陬訾二月戌爲降婁三月酉爲大梁四月申爲實沈五月未爲鶉首六月午爲鶉尾八月辰爲壽星九月卯爲大火十月寅爲析木十一月丑爲星紀十二月子爲玄枵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見爲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呂氏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修齊治平之道也順時治曆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古聖人重曆數如此堯世步占曰欽曰敬最爲詳屬及夏羲和各爲一其職已略至周爲太史正歲年以敎事以下大夫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則其官益輕蓋創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新安陳氏曰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羲和自掌四時作曆疑是兩官紛紛之說不足深泥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復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正如今太史局春官正至冬官司徒雖分四時實通兼云

##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俏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帝堯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秋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昏晚均矣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適中也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興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和也古字宅度通用氣之温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廣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先生曰恐當從林少頴解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紀鳴鳴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爲築一臺而分爲四處非也若如此則是東方之民專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專西成他處皆不斂穫矣大抵羲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曆之官觀於各沒羲暘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人傑平秋東作之類只是如此而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頴作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廣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爲一類非是令民耕作羲仲一人東方甚廣如何管得許多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蔡氏集注



欽定四庫全書

仲而治之也○孔氏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也

下明故稱暘谷○蘇氏曰嵎夷之類乃四極之地測候日景以定分至而後曆可起必驗之於四極非常宅也○唐孔氏曰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遥統領之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主四方春政○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之義曾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證可補先儒之失○孫氏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昏中○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虚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唐孔氏曰星鳥總舉七宿以象言夏言星火以次言獨指房心虚昴爲舉一宿以宿言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金氏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故星爲星鳥未爲鶉首已爲鶉尾是也○張氏曰南方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故星爲星鳥未爲鶉首已爲鶉尾是也○張西之大梁北之玄枵可知西言虚北言昴則東之房南之星可知中五推之也○武夷熊氏曰中星者非指天之中而言人君之位坐北面南則一月五星之運行皆在北極垣外意亦是通在南北極之間故於此而取中而謂之中星也大梁東嵎西谷南交朔方是就平地而言東西南北也○新安陳氏曰諸家解皆以北方至武西方白虎是就周天而言東西南北也○新安陳氏曰諸家解皆以分命中命四子爲作四時曆始以義仲言使待春分之旦實出日而識其景然後作春曆不亦晚乎其不通可知矣惟朱子訂傳以此四節爲曆既成而分職須亦且恐其推步或差而審訂考驗之方爲可通蓋乃命之初既案曆法之成法以作曆分命申命又恐其或戾於法而審訂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敬重之至

也古者常以冬須來歲之朔雖今亦然豈待分至而後觀日景乎此訂傳所以超出諸解而不可及也

## 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

申命義叔宅南交

革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大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因析而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中星先生荅曰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大火謂大火夏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秩南訛敬致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中星先生荅曰致日乃考日中之景林氏謂如周禮土圭之法非考中星也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寅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廣伊川曰測景以三萬里爲準若有寫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也格言



劉氏敞曰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爾○唐孔氏曰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出步天歌○林氏曰敬致猶周禮冬夏致日左氏曰官居鄉以底日前天文志云日有黄道一日光道黄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

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晝夜中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

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爲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煞平也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蔡傳

蘇氏曰秋獨曰宅西徐廣云今天水之西縣也○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崦嵫東可知○唐孔氏曰谷者日所行之道非實有

申命和叔宅朝方曰幽都平在朝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朝方北荒之地謂之朝者朝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復朝也日行至是則論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朝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于爲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



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案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隨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因附著於此

輯錄

朔易亦是時候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廣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若言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等寸分豪釐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閒不出乎我此虛實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爲數窮使而不足以包之爾　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今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堯時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　太史公曆書說是大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唐孔氏曰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亦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並精語

蔡傳

唐孔氏曰朔盡也北通志堂

方萬物盡故言朔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奧是室內之名故以奧爲室也○王氏曰不言北而言朔如月朔更始之意此方以位言之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則草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之意故謂之幽都三時言平秩主農事也至冬農事事矣歲事且終天氣更始故言平在朔易○孫氏覺曰在者存而有察意朔者終而有始意○呂氏曰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曰朔方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而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說而略潤色之以贊化育民始終萬物之意也○新安胡氏曰東萊實本程子經垣之類皆爲來歲計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胡氏旦曰孔訓奧爲是音烏到反說文亦同故疏引爾雅西南隅謂之奧陸德明音於六反馬融云煖也則是民就奧煖之所○顧氏臨曰月令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道二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伏羲神農之曆不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曆不可用於夏商之際○新安陳氏曰顧氏此條當與訂傳歲差之說參看訂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晉璧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烏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曆以與天合哉既當隨時修改以求與古合決所不可也○呂氏曰堯典十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善法當以七十三年者爲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



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了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者一歲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閒然後四時不差

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工皆廣也

輯錄

天道左旋日月亦只左旋但天行健一日一夜而周常差過一度日月違天而退日是一日退一度月退十三度有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歲只有三百六十日餘了五日四分日之一又除小月計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六旬有六日所以置閏所餘六日爲氣盈所少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大雅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甚麽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合爲辰故言閱周天之度是自然之度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處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　義剛言伯靜在此因與之理會天度問伯靜之說如何伯靜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先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麽時節做定限若以天爲不過而日日不及一度則遶來遶去將欠作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點檢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看却天自是日日衰得不在舊時處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

謂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衰動著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日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蔡仲默附至書傳天說云天體至圓止是爲一章心見傳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分明　淳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先生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遲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逐與天會而成一年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

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問如此則當日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曆家若如此說則筭者鄰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筭又云便是鄰這箇物事難說曆家自有一種言語並介軒理纂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　中氣只在本月若橫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格言一歲之閒六陰六陽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精說

孔氏曰陋四時曰暮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唐孔疏大要已見傳中○吳氏澄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暮閏

歲三字爲此一節之大要暮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爲三歲之足日也○蘇氏曰有六旬有六日有讀爲又古有又通旋日遹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爲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曆家謂日月皆右旋以此蓋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爲右旋以背而爲面也然苟不計天之進則是四時昏旦中星常不移矣無是理也說略見隋書曆志文公以爲橫渠首發之蓋隋書之說略後人未有未之而橫渠首得其說爾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初退之地而爲一年寒暑四時更迭代謝生成散斂皆於是而周矣天日老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凡天之東西南北縱橫參伍與夫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



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未嘗如南北皆以其度爲數見日者數之本日數既定而在天在地無非其度也日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文公註十月之交以爲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其不及天日之度於日之不及天日者一無所用而僅以與日會者紀平二十四氣之行日月每三十餘會而一閏既多十餘倍則其與天日會者自速十餘倍此日之所以歲周也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者日十二會其與天會者無所用故古今少道之天以日爲天故日與天會而爲歲功月於氣無與故其與天會者一無所用而僅以與日會者紀平二十四氣之行日月每三十餘會而一閏兩閒之中謂十五十六會也但以晦朔弦望爲度則漸違乎氣以晦朔弦望爲度而閏以追之則雖暫違而常扳以及之日月一會二十九日半有奇二氣十日常在其內每三十餘會則中氣必出一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月之中於此置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也人之用之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望後半月起後月終前月則月無久違而及日起後月則日有餘裕而待農桑之候常不失序而人與天常不相違矣十九年七閏則日月二百三十會與天月一十九會平等而無少不及故爲一章也○金氏曰氣盈而不置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氣盈而失閏則立春爲正月日驚蟄爲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爲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安得公一十九和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平朔虛而失閏則只以三箇月爲春三箇月爲夏又兩箇三月爲秋爲冬隨十二月而爲一歲累累皆然而春非春秋夏不熱冬不寒矣經三十三箇月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一月便合置閏

距後閏亦三十三箇月數內大月多則過數而閏三十四箇月者有之大月
則不及數亦閏三十二箇月者亦有之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大略經
十三箇月則消息停當氣節差移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為閏焉○新安陳氏
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
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一
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
一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零四
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
三刻實為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
日法筭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尚有三千
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
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
月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暮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
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一
故曰二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三刻始交後日
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右
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
時二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
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相成法其為萬世不能易之妙法
林氏曰二十七章為一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為一統八十一章一千五
十九年三統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章會統元運於無窮○孔子



照續二句乃史紀堯因治曆明時而致正官立治之方非堯言也○
靡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大要天最
速日月五星不相及耳然二十八宿亦星也何以與天並行而日月五星
能並行也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行也是
之經星猶機絲之有經一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以分晝夜
四時無非順天而成造化也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繞地一
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
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蔡
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蔡氏書傳曰天左旋日月麗天亦
左旋而語錄中載朱子引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星辰亦左旋
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
緯右轉詩十月之交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
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
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其次舍雖逆其趨向則順
自天度考之雖成右轉自地面觀之仍是左旋明於天於地之說則知左旋右
轉雖異而實同矣又案論語或問乃朱子未定之書而語錄中又謂
日月左旋之說恐人不曉故詩傳中只載舊說則蔡傳益無可疑

## 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鯀續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嚚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
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

未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胄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胄侯周書有胄俘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輯錄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胄子舜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廣顯道明朱先辨啓明後又說他嚚訟恐不相協先生曰便是放齊以白爲黑以非爲是所以舜治他但邨人也是嘵嘵且說而今暗昧的人解與人健訟不解惟其果啓明後方解嚚訟義剛堯問疇咨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爲惡之人此直是欺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耳經說胄子朱古註與程氏說當爾有之啓明之說亦然

輯錄　孔氏曰誰能順是事者將登用之○呂氏曰君子因啓明以爲善小人因啓明以爲惡朱蓋有十而不善用之者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善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輯錄　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胄子朱庸方鳩僝功語未可曉此篇出於伏生便有此等處亦未的然知僝功爲見功亦且依古註說滔天二字羨文也

輯錄　孔氏曰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唐孔氏曰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貌歎共工能方聚見其功謂每



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以見功○林氏曰方方且之方與方割方秩敘敘同○新安陳氏曰兜共四凶之二同惡相濟敢爲欺罔堯已燭其姦未及誅之耳齊既受禪長惡不悛故罪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迤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國其名也行六則止方命猶今言違命圮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異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足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輯錄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先生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爲一人

矣又堯各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人傑問堯既知鯀如何猶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很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狠戾所以楚辭說鯀悻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壞事處弄了八九年無收殺了故舜殛之義剛異哉是不用朱可試可乃已而已之也庸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庸孔氏曰并已已淮鯀可試○呂氏曰鯀非無治水之才其方命圮族乃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其所無事必矣惟欽字可治鯀之病鯀不能用也堯時天下皆君子惟此一人與衆異爲小人故吉之乃春秋常事不書之意○陳氏大猷曰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鯀非無功但不成爾於人所共賢而賢之易於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二人當時所賢堯獨察其不然此可見堯之知人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異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令而可聽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泰卦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予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當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瞽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焉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嬀水之北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九不可不深戒之也



陳君舉



陳君舉

通志堂

斷不能熟物火既不歇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彼爲惡之力日日不已苟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爲惡矣各有力量力者勝此烝烝不格姦之意唐孔氏曰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孫氏曰刑謂以身儀之與詩刑于寡妻之刑同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嗟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地志河東郡吉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曰嬀下北流者曰汭二水異泉而合流出而注於嬀陳氏大猷曰舜自處頑嚚傲之間而盡其道固難使二女處焉而亦盡其道尤難使非化二女與已同德安能如此二女亦舜之傳也歟武夷熊氏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堯典是第一篇書以前更有文字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略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已創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讀書者不可不熟玩而深求也此一篇當作五截看首至黎民於變時雍此第一節是言堯之德千萬世聖學源流皆起於此自羲和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此第二節是言堯之理會天道一截自曰咨四岳湯湯洪水至績用弗成此第三節是言理會人道一截自帝曰咨四岳至欽哉此第四節是理會地道一截又自帝曰咨四岳牧命九官而已此外無餘事也蓋人君職分之大綱不過如此○愚謂帝堯爲五帝之首而堯典爲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曆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而不遺於疎賤之舜者亦此敬一篇之中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啓其端爲讀是書者宜亦曰毋不敬

##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篇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說補之而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案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說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

之全得之遂疑其爲蓋過論也

集註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廣程子曰舜典篇末載舜死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温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集註　孔氏云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王氏曰休曰濬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字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曰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此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廣舜典目虞書則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云直自堯典帝曰欽哉而下接起慎徽五典所謂人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玄德難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今人避諱以立爲元甚非也如玄黃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黃是子畏於正之類也

集註　德信允塞上下王氏曰休曰濬睿哲文明若曰濬哲而不文明則若深藏智巧者豈聖人之深智温恭繼以允塞若曰温恭而不允塞則若徒事外貌者豈聖人之温恭程子曰此八事也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温良恭儉讓舉論王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温潤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爲寶矣陳氏經曰重華協帝此見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約而同自內形之外則濬哲之發乃所以爲



文明由外本乎內則温恭之實乃所以爲允塞新安陳氏曰堯德光華舜德之光華與之重故曰重華舜繼堯曰重華如武繼文曰重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一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閶然而日章同意又案允塞當從信實之說然孔註亦當存蓋如孟子則塞于天地之間與格于上下同意

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美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七竅之意爲近之

集註　人傑問徵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爲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先生曰若爲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爲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若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是好義剛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從太史公說若從主

祭說則弗迷二字說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　廣顯道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者或謂大錄萬機之政或謂登封泰山二說如何先生曰史記載使舜入山林烈風雷雨弗迷其道當從史記

註 呂氏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舜之德合於天○蘇氏曰漢以來有大錄萬機之說故章帝始置大傳錄尚書事晉以後強臣將篡者多爲之考其所由蓋古文麓作鹿故誤爾○林氏曰堯時官莫尊於百揆者大錄萬機之政非百揆而何可證孔註之非○李氏曰胡不以孟子考之所謂主事而事治即典從揆敘穆穆之類是也所謂主祭而百神享即納大麓風雨弗迷是也孟子之說書之義疏也○新安陳氏曰主祭錄萬機之說姑並存之○愚謂此一節與典典以親九族而九族睦至協和萬邦而民時雍語意氣象相似分明上句是總下句是應見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處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布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遜於德讓於有德之人也嗣繼也

註 陸農師點乃言底可績三載句當如此格言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嗣

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廣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廣



註 呂氏曰數言試功此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歷試以事必嘗數陳以言故堯於此美其言與實相稱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朝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

註 唐孔氏曰上日之上也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廟也○王氏炎曰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呂氏曰堯已爲天下得人則堯之責塞矣故曰受終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愚謂堯老舜攝堯之爲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身爲始終昔由祖以有其始今告祖以受其終蓋以重舜之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政筭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案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南下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

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
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人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
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
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
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三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
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
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入于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
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眷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
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
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
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
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
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
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
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
傾軼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此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
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
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
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
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
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百八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
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



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
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孔註　謂舜

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
會者故從此理會去廣書正義璿璣玉衡處說天體極好閻祖書疏載在璿璣
玉衡處說甚緊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亦可以想象天之形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徐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道夫
先生一日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淄子善曰嵩山不當天之中爲是
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先生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
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
人之臍帶也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
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盧度之歲　唐孔疏大要已見傳中○林
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精語



時數兩不差焉故曰以齊日月五星在天有常度其災祥與政事相應故曰七
政○眞氏曰舜受終之初察璿璣以揆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
惟恐一豪少弗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於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
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事也禋祀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
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歸格
通志堂

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山川也

輯錄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廣維問六宗先生曰古註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禁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則皆順又問乃舉取張髭之說如何先生曰非惟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

集註 王氏十朋曰肆遂也因前事而起後事之辭○鄭氏曰泰昭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為禁禁幽禁星壇零禁水旱壇○蘇氏曰晉張髭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矣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魯諸侯故三望而已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禮爾考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但鄭玄曲為之說改宗為禁不可信耳

##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土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剖瑑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既畫勤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朝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已上皆止具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長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集錄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熙揆牌印之屬如何先生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大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人僉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禮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精語

集註 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陳氏曰瑞玉者所賜也舜斂而復班之使是玉也在堯則為堯賜在舜則為舜賜矣

##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

讀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大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世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之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丑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於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柔子不忍死其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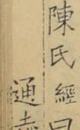




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於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碑字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兼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一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問先生建牧立伯小大相維自可以垂拱無爲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邪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矣此先王之誠心一說孰是先生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精語巡守亦非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秩于山川爲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月日爾非謂作曆也每遇巡守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廣問修五禮吳才老以爲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無此因說舜典此設疑有錯簡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卒乃復者事畢復歸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車駕還歸故亦曰復前說琡瑞于羣后則是還之也此二句本橫渠說又曰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義剛人傑問舜之巡守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非是一年往一處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林氏曰律之十二又生於歷之十二前律曆志云推曆成律故同律廣



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禮有因革損益故謂之修○陳氏經曰時

月日正朝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也○夏氏曰以物言則曰器玉以寶言則曰瑞以形言則曰器○鄭氏曰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孔氏曰器謂圭璧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陳氏曰此言復後言歸復自方岳返也歸至帝都也○陳氏經曰歸而告至齊至黃乃復書自彼返也又書季子來歸書至國都也春秋書公子遂如則出告可知○呂氏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慊對越在廟慰懷可知也○林氏曰胡旦疑一歲不能周萬五千里此不然叔恬問王通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征求寡也○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呂氏曰自此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治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又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等事



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閒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禹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則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則巡守去回禮一半矣

**集註** 孔氏曰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於方岳其間四年諸侯來朝於京師以庸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也又如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冔皆庸以車服之證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幽州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并州其東北境無閭之地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道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敘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而不計先後之序也

**集註** 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此土地已狹若又分而爲幽并二州則三州疆界標不多了青州分爲營州亦然葉氏曰分冀州西爲并州北爲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爲營州唐虞蔡仲默集註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先生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之名於貢無梁青而有幽營孫氏曰爾雅釋地

炎以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是殷制○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終舜之世分九州爲十二州可見矣又曰禹又并爲九州有左傳可證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龜山楊氏曰十二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強爲之說○劉氏眞曰帝都冀州冀州北接北狄而其域大於九州分冀爲幽并以此二州捍狄使不得接畿甸所以壯帝畿之翼衛而禦外夷之輕侮也○魯氏曰舜分冀爲營非也始備二說○呂氏曰西東北爲營州○王氏炎曰孔氏謂分青爲營非也治水營濬川今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也川不言十二川無大小皆濬也象以

## 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惟刑之恤哉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刖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之人而罪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未至草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以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豪釐之間各有依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衝突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禦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窮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蔡傳全用此好生之本心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刖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書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非宮大辟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劍斬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

出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支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同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導以治官府之胥史如周禮治胥史鞭五百鞭三百之類若作敎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凡敎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搥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豪釐秒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敎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敎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間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以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倘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豪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木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興典所論斆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言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

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苦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非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敎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敎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豈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衝寃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病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貶免於刑而人得使還鄉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

刑則雖刑之至小而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幽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釐然辨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刑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昭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二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篇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辭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始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鯀歷試九年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疆夷之國聖人本以寬恕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子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孔

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吾又安敢輕信其言遠稽以爲漢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象刑說問吳才老云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悌之刑先生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友仁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古之律令謂法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生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周禮參用格言）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極則猶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

焉蓋四凶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未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放驩兜於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義陵縣縣於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大抵此等嘔絕遥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便受折難廣四凶只緣堯舜而遜之以位故不服而抵於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竭惡故動他未得廣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問舜不能去不知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乃在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治洪水之後史固言

以悉聞見之○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觀岳牧初即位則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新安陳氏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紀舜初即位事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闢四門廣視聽於四方者咨詢之闢四門有以天下爲一家之氣象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依養民之官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輯錄 柔遠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人傑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 新安陳氏孔氏曰所重在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安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使難拒也○蘇氏曰能讀如不知不能之能悅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陳氏曰難非特其之當有戒懼之意○吳氏曰任古文作壬以孔壬觀之可見○新安陳氏曰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舉而外夷服欲州牧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照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禹以姓崇伯鯀之子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

輯錄 問亮采惠疇先生云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衆也疇咨若予采舉其類而咨詢也人傑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廣禹以司空宅百揆個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兼平章事模樣義剛

蔡注

林氏曰書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恐涉於疑似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後世尚有言舜南面而立堯北面而朝及周公負扆以朝諸侯者○呂氏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陳氏曰舜豈不知禹必詢於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唐孔氏曰伯爵也禹代父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故稱伯禹○劉氏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
厄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敷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而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耳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也寇賊姦宄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方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輯錄

象刑惟明

象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成以必當敘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

通志堂



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猶却是姦豪得志平民不蒙其惠反受其殃矣語略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謂壞了這箇寬字格言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精語

輯錄

命契富而後教之

唐氏曰命稷而後命契富而後教之是欲明此而已語略義剛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先生曰也只是怕他敬敷五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節古今無改一本於寬寫謂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須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

墨劓刵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耳屬三就只當從古註五宅三居宅只訓居人傑五刑三就用五刑就三處故大辟棄於市宮刑下蠶室其他底刑也是就適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處割了耳鼻豈不害破傷風胡亂死了人義剛王氏十朋曰命皐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王氏曰三就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二居居遠居近與居遠近之中姚備一說○陳氏曰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有取於離用刑在惟明可知矣居刑官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故成以惟明克允○夏氏曰辭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皐教以一言曰明爾而易守也○孫氏曰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復齋董氏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帝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故此臺夷猾夏亦以命皐然經只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兩實掌之未嘗用皐則兵刑非兼掌矣○新安胡氏曰一說有謂夏則姦宄因以生舜命皐掌刑治寇賊主意不在蠻夷也姑存之

**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攓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



張氏曰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新安陳氏曰垂之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行所無事之大智大巧耳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惑精其能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比哉○陸音攓郭呂係力結二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之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厲

孔氏曰若謂順先王之世山澤為之厲禁獵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夫罝罦所以為文王然至於禽獸繁殖則有益之烈而焚有周公之驅而寧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也交於中國非順也豈以姑息為若哉○呂氏曰君為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賴以掌之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新安陳氏曰所以盡人之性亦必盡物之性也○林氏曰益向雖掌火烈山澤特為禹之佐至此方正為虞○曾氏旦周禮有山虞澤虞等益蓋為衆虞之長耳○陳氏大猷曰餘官有教戒之辭工虞獨無者若字已該之矣

帝曰咨四岳有

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郭禮文分明不糊塗也歲問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有寅清堂人能



秩之禮天下莫不宗焉故曰秩宗○或曰宗如宗主之宗天秩之禮此官實主之○新安陳氏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敬則能自內直內則清明在躬敬其本而直清其効也禮敬而已矣既戒以寅猶虞以欽丁寧至矣帝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



一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對時育物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發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派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



文蔚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條文義藴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咨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

口而温和栗至剛簡則汪無虐無傲觀其立言之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那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人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饗時事又是一節　直卿

温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　廣

氏以直温以下為教者事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黄鍾為宮則太蔟為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淳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之說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将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和道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為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妨若合得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可學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谷陳體仁

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樂者其末也　谷陳體仁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淡氣是水火木金土　音律如火炎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引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道夫

黄鍾為宮便是太蔟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黄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而復始　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黄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黄鍾之宮再生之黄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黄鍾者宮家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虚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關其半所關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黄鍾為宮時黄鍾管最長所以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　先生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所以為妙　恪言樂律自黄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黄鍾為陽大呂為陰太蔟為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樂聲黄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

清聲則四十半　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笑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黄鍾是入得樂　因論律呂先生曰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最短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宮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為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古聲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也好悟通典載此一項甚詳　並精

論黄鍾曰於于聲石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以樂德教之附石是重出　虞　和祇庸孝友復以樂語教之曰興道風頌言語

而尤以樂舞教之以律同聲音大合樂正自夔所職兖廣之○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而聲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夏氏曰直温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所謂樂語也○林氏曰作樂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形之於樂洪纖高下性樂所以生稽之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形之於樂洪纖高下不可無法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和聲是也○陳氏經曰直温以下德之中和也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將教以中和之樂○陳氏大猷曰以是爲教冝乎直寬可使温栗剛簡可使無虐傲皆協於中德而不偏不過爲諧是衆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薛氏曰翕如純如八音克諧之謂也皦如無相奪倫之謂也○蘇氏曰聲者樂聲之所由生稽之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形之於樂洪纖高下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聲爲樂聲與傳異被之八音方爲樂聲○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命夔教胄子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正謂此也直寬剛三句易有簡略不煩者多至傲忽以常情驗之可見聲依永律和聲最難解歌永言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聲依永者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依傍於永言之歌而見也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五聲也黄鍾爲宮則其爲商某爲角及二分損益隔八相生今爲說以明之陽律生陰吕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吕生陽律曰上生皆是左旋隔八律而相生黄鍾爲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爲徵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太蔟爲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太蔟爲角三分損一其長七寸八分寸之五餘分參差不齊矣太蔟下生南吕爲羽南吕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下皆徵此以至仲吕爲第十二宮上生黄鍾爲



宮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蔟爲羽下生南吕爲角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由宮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之序則爲宮商角徵羽假令黄鍾爲宮則相去一律爲徵又相去二律爲商又相去一律爲羽又相去二律爲角又相去一律而林鍾爲徵又相去一律而太蔟爲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爲角律爲相去一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詳見律歷志律吕新書等此難盡具禮運旋相爲宮謂十二律迴還迭相爲宮也樂之功用能感神人之和如此則其教胄子而陶寫其性情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蓋可想也夔曰於以下爲益稷錯簡無疑○賈初禮者兩儀對待之體而樂者一氣流行之用也故禮常節樂常和禮常嚴樂常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泰禮常辨異樂常統同聖人以其分殊者制禮而使人心之不流又以其理一者作樂而使人心之不離是豈可以鍾鼓玉帛視之哉學者當知其本

## 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龍朕堲讒説殄行震驚

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説不得行而矯僞無所托矣敷奏謂進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内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堲疾殄絶也殄行者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戮乃讎皆傷殘之義廣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義剛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内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謂傷絶善人之事也

輯録　聖只訓疾較好廣　珍行是傷人之行　通志堂

讒說珍行之徒薦朕師也廣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詰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矣 蔡注 一說珍行自絕其行○新安陳氏曰自孔註出納朕命以爲聽下言納於上受其言宣於下蔡傳又分命令政敎數奏復逆以配出納然終於朕命二字欠通竊意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至於允當而止如後世社敎審覆之官庶於出納朕命文義明順也○新安胡氏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則在我者既允信尚何憂讒說之得入哉○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敎故次命皐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未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猶令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

## 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岳

牧侯伯蓋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



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案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輯錄 稷契皐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敎底事如郵垂益之類便皆是做 麤畫 他掌敎掌刑掌禮樂這便都是那秀才做敎他治山虞治工之屬便是他只會做這般事 祖道 麤畫注 孔氏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陳氏大猷曰皆當敬以趨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爲天之事則一故提其綱而總戒之○新安陳氏曰益之嘉言見於書者甚多禹皐之亞也觀禹薦益則可見矣語錄謂益只做得麤畫底事聖人固隨才授官然隆古之才何施不可此語疑錄者之誤

##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

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案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作亂叛命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過繞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陳氏大猷曰人情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肖不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置三載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夏氏曰分北三苗不與上文相連不可

曲爲之說北只音如字三苗國在南遷之於北如周遷頑民之類○王氏曰分北三苗黜幽也然止於三苗黜者寡矣○愚謂分北只是分別義故文兩兩相背天地之氣始於北而終於北北者陰陽之別也

##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 陟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但乎方之方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徂落而死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云屬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輯錄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註點自好虞

訂弘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爲一百一十年○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僊勤厲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沼沼渡湘水○新安陳氏曰史於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敘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可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爲故終身可恭己而無爲也陟方猶云升天一方○武夷熊氏曰舜典理會天道人道地道外說見前此後言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讀二典者當識此大意而後可以論堯舜之治矣○五峯胡氏曰愚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豈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此而忘之乎戎狄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羣淪滅三綱之人而養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爲政者恬不以爲慮中華無人可悲之甚矣○愚謂舜重華協于帝與堯本無優劣而堯之德蕩蕩難名故謂之大舜責成臣下已若無爲故謂之君今讀舜典一篇可見矣自慎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事先爲司徒次爲百揆次爲四岳未爲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至遏密八音是堯老舜攝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之事亦未爲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然後即帝位方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爾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則惟責成於牧岳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若不與豈非得爲君之道歟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君道之造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故夫子以君哉稱之非優堯而劣舜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之難哉

##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

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眞參註 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陳氏大猷曰序言禹成厥功桓禹之實也書名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姜氏曰禹以功顯而稱謨何也禹告舜曰后克艱而政乂德政養民而勿壞此禹之嘉謨也使治水之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水患雖去患有甚於水者是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於此謨以保其終也故夫子序書以禹謨爲先而禹貢爲後以見嘉言之益其在胼胝之功之上也歟○王氏日休曰禹以功皐以謨而禹亦謂之謨者以其功已見於禹貢此則紀其謨而已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耶

眞參註 吳氏云此書不專爲大禹而作此十有七字當是後世模倣二典爲之皐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案此篇稽古之下猶贅禹德而後篇便記皐陶之言其體亦不相類吳氏之說恐或然也書說

眞參註 孔氏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呂氏曰聲教如此亦已至矣方祗承于帝無一豪自有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祗承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象此帝王之間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眞參註 林氏曰人知舜恭己以享無爲之治不知舜之君臣自



黎民敏德

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眞參註 自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而汩與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言正心修德以爲艱而不克盡其道則沮徒以爲艱而不克盡其道則玩畏其艱而汩與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言正不及化政乂而民敏德政非徒政即化也此其功用皆本原於其政之君臣精神心術中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享無爲之治也○陳氏大猷曰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人知政乂而能使民敏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不易也書說

眞參註 無爲之治不知舜之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惟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者矣

眞參註 孔氏曰舜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蘇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

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講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

眞參註 無告困窮也帝謂堯也書說

輕也

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還者○陳氏經曰言罔伏至咸寧此時堯若可以自足而九稽衆從人不虐不廢堯之心不自足也使於此自以爲足而不加之意安足以爲堯哉孔子以博施濟衆安百姓爲堯舜其猶病諸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程子曰苟謂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真氏曰知爲君之難一念爲之難易眞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用而不必求言不知伏於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進也惟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賢不遺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猶恐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求人情之公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爲之

##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武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案此說所引此類固爲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舉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





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薛氏曰聖神武文即廣運之所發也○陳氏大猷曰廣運二字都歎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爲鄙謂如天之無不覆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文如天之春生秋殺聖神自其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於可見者言之知天德則知帝德矣○眞氏曰廣運帝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

##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蹈也逆反道者也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林氏曰書中迪字或解爲道或解爲行疑只是順字惠迪吉從逆凶以逆對可見書中迪字用得皆輕也書說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明日晴明日雨吾安能知邪語略

##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幼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得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違也大洲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案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

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絶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豪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德戒之深言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今文書說當無虞時須是警戒者何也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遊淫逸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也義剛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便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於失法度不淫佚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咈百姓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夔孫

呂氏曰此益又言克艱之日也○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時明主猶或玩弛儆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頹放而昏塞林氏曰無怠無荒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舜大聖人益所戒乃如此可見聖賢兢業之誠矣○王氏曰罔失法度以下修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修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新安陳氏曰自克艱至此五節文意相連實一時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堯故益因言帝德廣運以羊堯



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吉遹凶戒舜故益因盡言盡一以戒舜若然則以廣運一節爲善舜者其非明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之敘即所謂九德之事也六者既修和各由其理民享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申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樂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

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輯錄】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火如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成之用休言成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人傑問成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成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先生曰九歌今亡其辭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苟潛于善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止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爲樂却以此勸下之人又曰韶樂只是和而已南升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　劉潛夫問成之用休董之用威弗九歌固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集註】唐孔氏曰此言五行相克正治之九功之敘可歌想鄭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賀孫

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克爲次○新安陳氏曰五行與洪書之序此亦禹則洛書之一端○王氏炎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濬畫之導潛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鑪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耕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捕種有宜樽節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無恒產則無恒心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教以正德爲先三事之序也織紝而衣耒耜而耕釜甑而爨資六府以利用也



孝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息齋余氏曰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所謂潤下作鹹等皆言材耳今曰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似全以五氣言矣○蘇氏曰利用厚生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張氏曰戒用休若周官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穀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是也○夏氏曰人情始勤終怠或忽而不念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於此者有無窮之美董以威使知怠於此者有可畏之刑又勸以九歌使歌詠其事樂而忘勞如是則民將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共起而修之則養民之政豈有壞邪○吳氏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弦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縣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篇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呂氏曰俾宇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敘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勸之無非使之勿至於壞俾之者蓋聖人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輯錄】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義剛劉潛夫問天施地生洪水之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先生曰林說是賀孫

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王氏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呂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禹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集註 張氏曰禹惜寸陰過門不入不怠可知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通釋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人傑問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皐陶而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知比來如何先生曰林說是若潘子善舜命禹宅百揆而禹讓稷契皐陶今不及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兄弟意其至是必已不復存矣 集註 蘇氏曰種德如農之種殖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報亦淺矣皐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張氏震曰禹所遜獨皐者孟子論道之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書稱堯舜禹稽古獨以皐配之揚雄論絶德亦曰舜以皐以功皐以謨以是觀之自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皐者之○陳氏經曰皐所掌者刑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乃實種德也○王氏炎曰禹所以宅百揆以平水之功禹不論功而論德曰己德罔克皐陶之德可以克己及繼以惟帝念功則皐之功亦不可忘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垂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輯錄 法家者流往往慮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喜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

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道夫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賀孫

蔡注　唐孔氏曰無有干犯我正道者○林氏曰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本心也皐能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皐之刑蓋百官以無曠爲能脩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官也○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至於治而已又期無刑焉且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爲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爲善矣○陳氏大猷曰明五刑智也法守也期無刑仁也法外意也協於中則不犯正不待論也程子曰中則不違於正正未必中也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皐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琥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於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皐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於有司也皐陶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向蒙面論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當以所疑爲請紛紛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振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冤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蒼梧景望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李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



孔氏曰刑疑從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呂氏曰自臨下以簡以下皆舜好生之德此一段首無刑故無小一句好生之義不備

聖人於故犯雖小必刑蓋不專姑息而濟仁以義乃見聖人好生不偏處過慈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吳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設辭以形容好生之

臨陳氏大猷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君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曰好生上好人
之生人亦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新安陳氏曰舜以無刑爲皐之功皐推原
所以無刑本於帝好生之德而不敢以爲己功也舜欲遜禹禹欲
遜皐高皐是時皆在帝之前數章相點皆一時對面應荅之言也 帝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
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
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呂氏曰掌刑何以能風動四方
夸鼓舞於德教 蓋皐之刑非徒刑乃德教也四
中休勑加焉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汝克
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
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
文作降孟子曰
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
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
不敢以爲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
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
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
揜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林古通用林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

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爲嘉美也
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
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
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 呂氏曰公孫弘謂堯使禹
在當時認洪水爲已責弘固百世下乃推而歸之堯聖人小人之心相萬也禹
繼父治水人易疑之禹能使人信於未成功之先故功成於人已信之後夏氏
曰常人情功而怠安能儉新安陳氏曰通曆曰禹不貴尺璧
而重寸陰語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克勤克儉之實也孔氏曰自賢曰矜自功曰
伐呂氏曰纔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則必爭一矜伐其功能便有爭之理矜伐
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陳氏經曰能者忌之
媒功者爭之府禹以不矜伐之心而起天下不爭之心聖賢所爲蓋已而已初
無分外之事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初未嘗以曾子爲過乎分外蓋已所當爲之
事能盡此者方能免于責爾尚何矜伐之有如禹之功皆是禹所當然故禹自
不見其爲功能也王氏曰矜有執持之意伐有夸大之意故以矜言能以伐言
功伐甚於矜也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

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
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
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
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
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其治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士毅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先生曰固是又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欲先生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文公曰人欲也未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陷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若言節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心　可欲之謂善欲仁而仁至使所欲如此又豈可無惟欲其所不欲乃私耳私欲當添心字大爾雅通釋危者欲墮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節言道心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兢兢之方子子上以書來云去冬問人心道心先生云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其覺於欲者人心也　武子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更難見那人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學蒙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故之便是人心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近之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相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如喜怒則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焉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焉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爲人心之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問飲食渴飲此是人心否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耳　又曰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心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常發見在那人心上僩問人心道心曰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心正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情欲利害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爲人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伯羽問人心道心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著痛痒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理飢寒痛痒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經謂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嘗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惡至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至凶咎但既不主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據依也故必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欲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　須是知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

得　人心亦未全是不好故只言危蓋從形體上言泛泛無定向故言其危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道心爲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則所在無定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　問人心道心惟精惟一是守之專卓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者是血氣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則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政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德明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人心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思食後思量合當食與不食思衣後思量合當著與不著這便是道心聖人也不能無人心但聖人常常合著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這二者也須子細辨別精去揀擇苦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人心去所以又貴於惟一是要常守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惟精是要揀教精惟一是要常守得今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惟一是舜教禹做工夫處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費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此意則固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不一更細思之人傑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恁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一三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堯告舜一句是舜已曉得那三句了不須更告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雖是聖人治天下纖悉不出此然要處都不出此格言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　上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



是去虛空中計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只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著力窩人心惟危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說箇人欲已屬惡了何用說危道心是知覺道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是要別得不雜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從周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文蔚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亦太畏之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較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明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說亦不妨大底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可學人心不全是不好底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爲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微是微妙亦是微昧惟精惟一是兩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若說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兩箇心人口有一箇心知覺從聲色臭味上去便是人心不辨別得時固守箇甚麼辨別得了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人心人欲也

此語有病即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便是人心雖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
書說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道心天理故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
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
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特堯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
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則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
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且如篤行之是惟一也至如明善是惟精也誠身便
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是學此道理孟子
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治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
能無道心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皆是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人
心易流故危道心即測隱善惡之心其端甚微精字只脉縫上見得分明一是
守之固守得徹頭徹尾如顏子擇中庸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便是一
允執厥中是其效也　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如所謂惑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耳道心則義理之心可以為人
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如飲食言凡飢渴欲得飲食人心也然必
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此不可食者當使人心
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耳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必須精之
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人欲與義理之辨爾　允執厥中
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止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盖矣
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
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
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
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
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
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
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中庸序　無稽
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
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之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
其勿用也上六句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
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
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
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
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
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
無敢逸豫而謹之於豪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
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
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纂注　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新安陳氏曰堯授舜舜授

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於堯之四句一一爲禹言之中間不過增益十有三句今義理益明微戒益至耳合堯曰禹謨二篇而觀之可見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異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蓍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王氏炎曰木幹曰枚枝曰條枚有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人而卜之也　王氏十朋曰古人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爲後與後昆之後同　陳氏經曰習重也如習坎重險也　夏氏曰卜汝已吉豈有更卜他人而重吉者　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己之心爲主　王氏炎曰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於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訂傳元本有以爲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爲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事蓋未嘗質言爲堯廟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乎　按蔡氏所改乎語錄嘗云堯廟當立於丹朱之國又云祭法之說伊川以爲可疑更當博考　吳氏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爲宜或謂舜不當立堯廟然堯與舜皆黃帝之後其宗堯何嫌　愚案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并親稟百餘段俾足成之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徂往也舜咨嗟言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安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

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蔡註　陳氏曰舜時薄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猶弗率故征之○孫氏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陳氏大猷曰其豫朔之辭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闕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料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苗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也祗敬載事也瞍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



也齋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齋慄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班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歟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輯錄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孟子呼父母而泣也

呂氏曰苗民隱蔽之深譬如春氣既至於度外而示以閉暇之意廣以禹不滿假不矜伐如此而益猶以滿損謙益爲言蓋兢業不已之誠猶懼其有一毫非苗而是已之心故以此開端而引帝之負罪夔夔以實之欲其謙謙之益勉也益又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新安胡氏曰禹誓師尚一乃心力欲以力而成功也三旬而力未足以戕功於是益有惟德動天之說欲尚德而不尚力也禹於是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而苗自格禹不尚力爭而務德化可見唐虞氣象若後世遇逆命則窮兵黷武而已肯班師乎○魯孔氏曰益贊禹修德而帝自誕敷文德見君臣同心○張氏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聖人躬自厚之意○呂氏曰禹自會此理聞益之贊神須心受如響略無疑滯于羽舞于兩階之間而苗格益之贊禹其效如

階朝廷閒暇自然叩然非故為如此而有苗自格此如春氣流暢寒谷草木自皆發榮也○唐孔氏曰武舞執干文舞執羽○愚謂禹雖以治水為功而功之外有克艱之謨是謨也大關萬世為君之道其功其謨非皐益稷所得而先也工此篇所記又古舜禹授受一大事安得不以接二典之後冠三謨之首哉大抵一篇之中自后克艱至時乃功皆所以紀述授受之辭而征苗一節則攝位後事也前一大節中其綱領在人心道心二者皆於心上用功必能致察於人心道心之間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於形氣之私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然見得宇宙內事皆職分內事職分內事皆性分內事而於克盡君道之艱自見其當然有不必勉而能之者矣

## 皐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皐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愼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弼諧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案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與王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皐陶此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曰俞者禹何所俞邪此八字是皐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皐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皐陶之德謙守下別有皐陶之言今晚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荅曰予善銖問此二句是形容皐陶之德或是皐陶之言先生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恐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皐陶底語又問此是就人君身上說否先生曰是就人主身上說謨是人主謀謨弼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之意庶明勵翼庶明是衆賢樣言賴衆明者勉勵輔翼義剛



蘇氏曰問禹皐為古可乎曰自今以上皆古何必異代春秋傳引虞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於夏時乎○林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言其實陳於舜前史記曰帝舜朝禹皐陶相與語帝前是也迪如啓迪之迪啓迪命曰迪上言臣欲允誠以啓迪君德則謨必貴明弼必貴諧不明則不能開陳不諧則抵以牴牾皐欲與禹以此事舜也○新安陳氏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註亦以為皐之言但謂君當信蹈古人之德耳蓋迪德之君則臣言易入故謨易以明而弼易以諧皐欲君迪德以為己陳謨之地也○呂氏曰此史言皐之為人有德者有言皐以謨聞天下知其謨不知其本於德故指其根本以示人○蘇氏曰禹曰俞上當有闕文○李氏舜臣曰其謨發端曰愼厥身修思永一書之要領也取人以身修身者知人以安民之本歟○新安胡氏曰程子家人卦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

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陳氏曰九族宜厚其厚之也有次序不至爲衺子之二本也○呂氏曰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自修身出故愼於身修必思永長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陳氏大猷曰治無二本通則遠在此矣○王氏炎曰皐陶之謨有三修身也知人也安民也而修身爲本故先言之通者既可由是推之國與天下無不可者其本在此而不在彼也在此者無他修身而已矣○眞氏曰皐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謹修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也爲謹然後謂之永否則朝勤夕怠作作止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鮮終由不知思永也愼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修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九疇必有以篤敘之使均被吾恩衆賢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輔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於此歟○陳氏櫟曰禹皐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或如何無非眞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弗之善之在已猶在人也故自言而拜不爲諂善之在已猶在人也故聞言而拜不爲矜

**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皐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



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三者舉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也禹言三凶而不及縣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在知人安民何憚禹曰吁帝其難之**

○陳氏大猷曰君道在知人安民而已知人安民爲難○張子曰帝謂舜也葉呂眞同○吳氏曰孔氏不察謂帝其難之爲堯觀誄及四凶等則此帝爲舜明矣○新安陳氏曰此處言帝但當指舜與益曰帝德廣運不同彼上文有惟帝時克舜方美堯故益承其說美堯此禹皐相與言於舜前舍舜言堯何所因邪禹於克艱之理實踐深知而知人安民之爲不易故吁以歎其難而謂兼盡之雖舜猶難也帝其難即堯舜其猶病諸之意知人必哲始能官人安民必惠黎民始懷二者之難可知矣果能哲且惠則哲可以知人何憂驩兜之黨惡惠可安民何遷苗之害民知人視安民尤重而居先故申言知人之事又何畏巧令孔壬至此則前所謂難之今何憂何遷何畏不見其爲難矣非禹深知篤信克艱之理孰能發明至此○林氏曰舜既流放嶽三凶其心惟恐又有如此之人復出爲惡未嘗忘憂畏之心也○眞氏曰孔壬古註以爲甚佞介甫謂其包藏禍心蓋以壬爲妊娠之妊胡氏非之以爲此訓將以腹非罪人也不若從孔註爲長

**皐陶曰都在知人**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
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總也亦行有
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
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
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恪也
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温
者徑直而温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
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
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
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亦行有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
當以此論之載采采古語不可曉當闕之荅湛子善據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註謂必言其所行某
事某事以爲驗是也人能九德分得細密開祖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每
兩件一家鬬合將來人做舜論直温寬栗及皐陶九德皆是反氣質之性若簡
而廉廉者隅也簡者混而不分明也論語集註
廉謂稜角峭厲與此簡者混而不分明相發
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
某事載采采者歷言之也○唐孔氏曰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



言恭治者輕物内失於心故稱敬剛彊相近剛是性彊是志○蘇氏曰横流初
濟曰亂故才過人者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於恃才而
不敬○眞氏曰先儒以九德爲人之性蓋指氣禀而言若天命之性則渾然全
體無所偏也○新安陳氏曰皐謂能以此九德觀人則德之成不成全不全皆
可知而知人之道尚矣○孔氏曰古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懋人而官之則政之
善○一説吉福也用有常則爲天下國家之福○劉氏一止曰常之爲義大矣
曰常人曰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爲吉士也日宣三德夙
庶常吉士其撿一也皐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曰
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
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
績其凝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
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
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
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
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
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
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
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
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

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輯注　問曰宣三德至九德咸事如此則是天子諸侯大夫九德顧不美歟先生曰九德各曰以三宣德亦不可僭邪若諸侯大夫皆有可僭之謂耶各何叔京問夙夜浚明至有邦古註以爲可以爲卿大夫及諸侯林氏謂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先生曰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爲限也荅甯于善　葉氏曰皐陶既論知人之事故因言官人之道○夏氏曰浚與濬通治而深之之謂○林氏曰嚴祗敬敬事之心有加無已也諸侯與六德者共事卿大夫則宣達三德而已百工之事各得其時孔氏解惟時太迂○馬氏曰彰有常乃吉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王氏曰日宣日嚴作賢使任有邦真氏和之皆作君用賢說庶與下文俞受數施九德之賢相協○新安陳氏曰日宣日嚴作賢者自修之事一說也作人君用人之事又一說也前說出於古註蔡氏用之後說諸家多言之文公又主之後說較優又曰有全德者必有全才俊乂即九德之全才也朝廷視家邦爲尤大故受而用之○胡氏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曰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王氏曰五辰分配四時春則寅卯爲木之辰夏則巳午爲火之辰餘倣此　輯注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識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覩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輯注　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通書解　輯注　孔氏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敎是有國者之常當戒懼萬事之微位非其人爲空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怠荒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逸欲生治功墮矣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晏惰何以察微妙而圖之又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爲曠也君雖兢業官或曠廢亦危亂之道終以無曠庶官欲后臣同克艱以保治也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爲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天工人代一句結上文以生下文之意○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幾微故幽○前漢王嘉傳引此作無敖逸欲有國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紋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

敘也秩者等單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狀也勑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陰表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無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賞罰刑罰分人君之政事君上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若夫庶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輯錄 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底故君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乎之位天秩便是那天敘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這箇敘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義剛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聞同寅協恭是君臣上下一於敬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簡要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義剛衷字語錄詳見湯誥 節初



商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討之況天子乎天得以雍徹媚奧下賤得以反坫大夫得以旅以后飾而人道亂矣故聖人為禮以請隧卿得以請謚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萌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肆其情欲於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防範人心之先務隄防世變之大端也○陳氏大猷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若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章其德戾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成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勉勉又四者之本也非寅恭懋勉則典禮服刑將之乎呂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則君師之道代天理民之責盡矣此盡發上文夫其當烏能與天無間哉至是則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天工人代之意○呂氏曰寅恭惇典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有怠息廢弛之意則為虛文矣賞罰當純乎天此心當懋勉不已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孤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如士服皮弁無章數也孔氏以天子言之非也○馬氏曰周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新安陳氏曰蔡傳政事懋懋亦云君主之臣用之諸家所忽最有照應蓋自無曠庶官已引上臣與君各盡其責故同寅協恭政事懋懋皆當合君臣說有庸當作五庸五禮當主吉凶軍賓嘉者為是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咸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好惡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畏言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

新安陳氏

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問聰明畏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先生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上明字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 答潘子善

新安陳氏

曰此因上文言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而申言天人合一之理○林氏曰天明畏馬本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古文作自我民明畏畏威不必分也○唐孔氏曰天無心以民心爲心即泰誓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陳氏經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爲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皐安民之謨必推極於此歟○王氏炎曰以君臨民敬心不存則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有四封有采地者皆爲有土之君有土必有民皆當以敬臨之○眞氏西山曰夷胡民言稟皐陶謨天敘至有土章曰皐陶之學極醇粹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新安陳氏

林氏曰思曰孔氏作曰張橫渠王介甫蘇東坡作日考之於經曰日多相亂洛誥今王即命曰





釋文音作曰呂刑由慰日勤釋文音作曰大誥曰贊而又贊贊之不已也○陳氏大猷曰贊贊襄成也王訓襄爲成本此孔訓爲注襄成也王訓襄爲成本此孔訓爲詳於安民之謨者蓋二者雖均爲難事而知人爲尤難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儉業惟恐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上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褻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柢歟

新安陳氏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篇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新安陳氏

義剛問益稷篇禹與皐陶只管自敘其成功是如何先生曰不知怎生地鄒魯之間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日孜孜皐陶卻又有一段鄒禹前面時只是說他便說他要德施孜孜皐陶卻又有他也是說鄒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爲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成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皐陶咎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濫上漫於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輲以板爲之其狀如箕�thuò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檋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陘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濬畎濬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濬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濬之水使各通於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什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



乃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木未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新安陳氏曰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皐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皐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日孜孜力行不怠勉爲善於已也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禹舜禹之所以聖其亦以此歟○蘇氏曰禹曰予何言亦猶皐之予未有知也曰予思曰孜孜亦猶皐之思曰贊襄哉也皆相固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皐陶謨有以所以思日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勤勞而已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汨而有所歸小水滯而受用惟在孜孜勤勞而已意在言外也○王氏曰大水汨而有所歸小水滯而有所入治水之功而後成○陳氏曰艱食謂交第也不決川則雖瀹畎澮不能除水患也○林氏曰艱食謂稼穡之事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看乃字○蔡氏元定曰水平之後天氏曰禹用功如此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看乃字○蔡氏元定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工已禹以益稷非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耳○吕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吕氏曰禹不矜不伐今乃疑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玉笥輞丹倫反樏力追反橇丘喬反亦作鞫又子紐反拘居錄反○愚謂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上田山澤鳥獸魚鱉其所掌也旁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餒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

食者稷授其方奏進也益專言之稷言播奏於艱食言播於鮮食言奏也鯀而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愼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於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輯錄　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惟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幾作動康作靜如何先生曰理會不得伯恭解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

葉氏曰愼乃在位即前帝命禹所謂愼乃有位君位更相告戒也禹之言即帝所與言官帝俞之○眞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夏



氏曰安汝止而下皆謹有位之事又曰動則大應天下後望之志後望於君欲其治安我爾丕應後志猶不從歟志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禹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禹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忘禹即俞而然之也

孔氏曰鄰近也○陳氏經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臣哉○張氏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諂一於情則褻○鄰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親其情也陳氏曰一說鄰親君如居有苟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新安陳氏曰鄰親君乃臣也臣鄰皆指禹言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此言臣所**

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以為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

取諸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締鄭氏讀爲黹絲也繡以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華蟲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一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衣者隱也色在内也裳者障也自上而下障隱於内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案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衣冕九章以龍爲首龍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入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輯錄

義剛問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前人點作會宗彝不是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先生云亦不可曉漢書作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問五言汝聽先生曰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言納則五言汝聽作君臣民事物之言先生曰公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前人點作茶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是宮聲卑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卻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頗通○問以出納五言林氏以爲宮商角徵羽之言古註以爲仁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先生曰未詳當闕自後以明之



以下皆然

谷潘子善

新安陳氏曰臣當爲我之身非但爲鄰以與君親近也○王氏曰汝翼作肱汝爲作股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孔氏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而下至黼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唐孔氏曰天數不過十二天子服十二章象天數也○鄭氏曰自日月至黼數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所以象德服是服必有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陳氏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之類是也彰施施其采以彰明之五色采施之爲青黃赤白黑也○蘇氏曰忽不治也五言詩也以諷詠之言寄於五聲也○陳氏大猷曰納采詩布納之於上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飄之是也五德之言謂詩詠之合於五常者○吳氏曰五言不可被之弦歌者出之其可者則納之○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也○葉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難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爲五言文之於音則爲出採之於下則爲納○呂氏曰作服禮之大者也六律五聲八音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可以興禮樂固有次序也○陳氏大猷曰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忘勢繼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臣爲體也汝翼爲明聽以遂予之所欲臣以君爲心也○王氏曰敬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飢皐治刼宂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養典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禹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廣韻蜼余救切季二反似猴而鼻御尾長四五尺有岐雨則懸於樹以尾塞鼻獺豬凡反鍼縷所紩紩

荷栗反鶩并
列反雉扇　予違汝弼汝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
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
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我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拂○呂氏曰予違汝弼不獨令禹爲股肱耳目
至此舜連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禹檢點○孫氏曰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
有違求弼不居其聖也○陳氏大猷曰上言予欲汝則翼爲明聽謂當將順乎
我也此言予違汝弼謂不當苟順乎我也○林氏曰舜大聖人豈有違待乎弼
禹亦大聖人豈有面從後言猶以爲警戒所以爲聖○呂氏曰舜非有慊而
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肯欺君而爲面是背非者聖
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孔氏曰四鄰四
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唐孔氏曰鄭玄以四鄰爲四近之臣左輔右
弼前疑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有師保疑丞此外經傳無此官惟
冏命云賁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新安胡氏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
鄰謂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陳氏大猷曰四鄰諸侯各
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
矣○王氏炎曰無面從於上不論欽四鄰即中庸敬大臣之義又以傳語欠明當云不可不敬爾爲四鄰近臣之職也
又案欽四鄰上下疑有闕文朱子嘗疑之今於此等處姑據衆說雖略可通然深繹之與上下文意皆不貫闕之可也

**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庶頑讒說若



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
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
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
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
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杼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
其過惡以識於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
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
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
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
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不改然後刑以
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
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
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元德問工以納言止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欲
之辭亦曰朕聖讒說殄行止惟允皆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
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德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乃是賞罰先生云既
是賞罰當別有施設如何只靠射豈
有無狀之人纔得中便爲好人乎　孔氏曰不在時所行不在於是而
當是正其義而颺之○呂氏曰撻記書識非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恥則
善心生矣○或曰書用識其善惡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書其善也如左氏斐

豹欲焚毋書書其惡也○呂氏曰詩可見人眞情春秋會盟賦詩一有不類便能知之○葉氏曰鄭伯享趙孟七子從趙孟使賦詩以觀其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叔向知伯有將爲戮子展後亡亦猶是也○葵初王氏曰案易氏王大射解云大射祭祀之射也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取其中多而可以與祭者於是有三侯二侯一侯焉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六尺爲弓弓二十爲侯中則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爲之鵠則鵠方六尺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旁飾以虎其中設鵠爲的焉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眡其弓之數而降殺之凡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又梓人爲侯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即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即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即獸侯兩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鄭氏周禮註云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孔氏詩疏正鵠皆鳥名難中以中爲鵠故以名的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

功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



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命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成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誰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

【音義】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廣

林氏曰禹不盡然帝之言又廣帝之意之賢無以爲止此而已○孫氏曰敷同徧普同○新安陳氏曰舜與所言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左傳作賦納以言○王氏十朋曰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爲盛故言庶○或曰明示衆庶以功使衆人皆見賢者之功也○陳氏大猷曰納言或以言揚明功或以事舉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曰迪朕

# 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子朱仲明

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領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慢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於家也殄絶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賡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救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但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有三謨之未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問禹攝位三旬四巡五服三載考績三過其門而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若只是鄣九年汩汩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僩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之後史中說三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廣先生慶元丙辰著九江彭蠡說以示諸生書其後曰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猺略有四種曰犵狫曰猺曰獞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爲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之遺民乎古字少而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近日又見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鈞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其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無所不爲人不得而遏之矣未及問所據聊併記之



讀叅注新安陳氏曰丹朱之不肖箕子皆言之慢遊虐淫皆自傲出罔晝夜頟頟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東陽馬氏曰隆古君臣告戒乃如此後世諂諛忌諱者可以戒矣○眞氏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夫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爲法○新安陳氏曰州十有二師有三說孔云治水一州用三萬人蓋以二千五百人爲師此說非吕云每州各立一師十二州立十二師如十二牧

養民故曰牧爲一州師帥故曰師唐孔云薄逼近也從京師外近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卽五長也咸建內外皆建也九州之內有師有長九州之外無師有長詳內略外之制也此說優於蔡蔡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乃用林說似欠的當又曰此章禹欲帝無恃刑咸之用而益廣明德之及以丹朱爲帝戒復以已之懲戒丹朱者繼之未言天下皆順而苗民獨頑若以爲不止於庶頑之頑者欲帝念之也○夏氏曰洪水未平九功未敘人救死不暇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汝之九功惟敘故也皐方敬承汝功之敘又慮迪德者怠方施象刑明示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益勉未迪德者益懼而勉矣此正如九功惟敘之後董之用威不容已也○愚謂禹戒舜以無若丹朱無怪其然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舜禹初不自知其聖則其引以進戒豈爲過哉當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而內則有丹朱之可戒外則有苗頑之可憂未能忘情惟此二者比聖所以益聖也　夔曰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也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鳥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之後爲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貢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陪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卽鏞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李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舞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鼗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

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于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案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皐陶夔益相與荅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唐孔氏曰以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孔氏曰戛擊祝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陳氏大猷曰戛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球擊能鳴鼓稱鳴球○王氏炎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林氏曰揚子雲長楊賦云戛清鳴球劉良注云戛清拊擊也以是知鳴球可以戛擊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拊五絃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可以搏拊○唐孔氏曰以詠歌詠詩章也○鄭氏曰琴五弦瑟二十四弦管如篪而有六孔十二簧爲笙○夏氏曰以間與堂上之樂間作也○林氏曰饗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王氏炎曰凡樂以人聲爲主歌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間歌以史官載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及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籥等爲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矣戛擊之搏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籥鼓柷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也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蔡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蔡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人之樂觀之亦如此耳今諸解者徒見儀禮鄉飲酒禮燕禮並有間歌魚麗之文遂引以證此章林氏唱於前蔡氏述於後其辭欠明至若王氏炎則看儀禮似欠子細而陳氏大猷復引儀禮分註於其下改本文尤非案儀禮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小臣授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笙入堂下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玄註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歌歌詩也吹吹笙也南陔等六題皆有聲無辭不可歌只可案其譜以吹笙故曰笙或曰奏而不言歌六題今見詩小雅中乃元無詩辭非本有而亡之小序不悟而妄云云耳燕禮與鄉飲酒禮大槩相似蓋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與笙由庚崇丘由儀相更替也與此之以間初不相干不過一間字同間代更替之義亦同耳王以爲堂上登歌堂下間歌直引間歌魚麗之間歌以解笙鏞以間之以間謂之誤乃如此學者必即儀禮朱子詩傳細觀之可也○王篇藪之人反

##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王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總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

詣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集註　新安陳氏曰於音烏有禹曰於可證讀如字而連子字者非○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宜於此又單言石也○孫氏曰前先言祖考虞賓羣后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王氏炎曰此又自爲一節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所以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之於後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而書之爾夔工於樂者也有舜之德不可無夔之樂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颺曰颺率總率也皐陶言人君當總率君臣以起



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涎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解怠也墮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禹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集註　陳氏大猷曰舜之治至於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警戒學詩者當自此始　集註　陳氏大猷曰舜帝拜者重其禮也故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簫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人本無極也○新安陳氏曰歌者和樂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忘戒天命而謹時幾歌之所謂喜喜於乘時圖幾也識此意又曰歌之序意在於戒天命而謹時幾歌之所謂喜喜於乘時圖幾也所謂熙則其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能如此庶可戒勑天命而永保之矣○眞氏曰范太史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陳氏大猷曰喜起熙帝欲振厲充廣也皐意謂无妄不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以更加故因帝振奮增廣之意而欲其加謹慎省察之心凡作興必謹守成憲而欽哉不可輕於有爲也又必屢察已成之治而欽哉

不可玩夫已爲也於是賡成其歌謂君臣惟當明良而已不必過於喜起也庶事惟底於康安而已不必過於熙廣也乃所以疑泰和也君有賴於臣故先股肱臣有望於君故先元首皐意猶未已謂明非聰察之謂聰察則流於叢脞良非軟熟之謂軟熟則流於惰偷君叢脞則臣惰偷萬事墮壞矣前言庶事此言萬事甚言叢脞之害事也不過而失於敷亦不息而失於廢眞可以凝泰和而保天命矣往欽欽君臣自此以往無不敬也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九成之韶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爲學者宜深玩繹也

# 書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